



以性犯罪案件为例，其在未成年人犯罪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，可能只有5%—10%，但从张玉霞接手的个案来看，**它基数虽小，增长速度却很快，而且类型越来越多样——比如新出现的网络性侵、组织卖淫的案件。**

不要跟陌生人走。”

张玉霞说之前有一个被性侵的十岁小女孩，在母亲斥责她之后，出现了梦游的心理状态，常常半夜，突然起床走到卫生间坐在马桶上。

许多性侵案件当时看不出对孩子的伤害，实际上，这种创伤具有滞后性，即便长大也不会遗忘这件事，当有类似事情的苗头或者相似动作出现时，那个画面便会再次浮现。

## 网络伸出恶魔之手

张玉霞认为，现在的网络信息量巨大且难以分级，也是未成年罪错少年增加的原因之一。

对于一个未成年人来说，他面临的世界海量信息和成年人一样。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作出筛选区分，成年人也未作出明确分级，加上他们的好奇心，促使她们了解未知的东西，而了解之后，其认知能力和年龄，又不足以消化和正确对待，结果就很难掌控。

以性犯罪案件为例，其在未成年人犯罪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，可能只有5%—10%，但从张玉霞接手的个案来看，它基数虽小，增长速度却很快，而且类型越来越

多样——比如新出现的网络性侵、组织卖淫的案件。

有观点指出，未成年人性犯罪增长的背后，是网络色情文化的渗透。孩子们拿起手机，很容易就接触到泛性相关的内容、短视频、弹窗广告。并且一旦接触之后，他们很快就会开始主动探索，加入相应的圈子，接着就是大量的信息轰炸，过度唤起欲望。

这些亚文化圈子的影响已经深入到青少年群体中——有的孩子沉迷“约炮”文化，女孩流行“有偿援交”，男孩认为自己“有性瘾”。有一个女孩才13岁，甚至跟张玉霞坦白她有性虐待倾向。

李星是一个小男孩，今年12岁，通过社交软件遇到一个“很喜欢”他的叔叔。

警察问他：“为什么会使用那个社交软件？”李星回答：“同学们都在用，他很好奇里面都有哪些人。”警察又问：“你喜欢男孩子吗？”李星回答：“我不知道，五年级时，我喜欢过一个女同学。”其实李星对性取向并没有概念，他只是被软件里的成年人误导了。

最可怕的是，在李星眼里，这个叔叔“三观很正”——他从来不“约炮”，都先培养感情。做笔录时，李星爸爸在一旁听到觉得很扯。

“未成年人在成年人面前完全是‘鱼肉’，别人可以PUA他的。如果是一个成年人，谁会听他的鬼话。”张玉霞说，正是这些网络上对两性交往描述的扭曲，导致他们产生错误认知，比如：女孩嘴上说不，其实是愿意；既然女孩都答应出来喝酒，就是愿意发生关系。

这些性犯罪的发现，大多还是靠家长对孩子的关注。一方面，观察孩子情绪上是否有羞耻、恐惧和后续的倾向；另一方面观察孩子日常消费，是否突然莫名多了很多钱，添置了新物品，那就需要警惕了。

当然，一些家长认为自己不知该如何给孩子正确的法治教育，李玫瑾认为，最简单、最有效的教育，就是直接告诉孩子：“你们可以淘气，但绝不可偷盗与杀人！”（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）

